

潮汕历史文化丛书



缶庵论潮文集

蔡起贤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潮汕历史文化丛书

缶庵论潮文集

蔡起贤 著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朝毅
封面设计：叶耀才

缶庵论潮文集

蔡启贤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汕头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外马路178号

850×1168毫米 32开 5.625印张 15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18-00652-3/K·458

定价：8.00元

潮汕历史文化丛书

总顾问：吴南生

顾 问：庄世平 饶宗颐 翁锦南 陈伟南 许世元
陈 伟 刘思仁 詹培忠 沈 野 李炯才
林 川 林维明 吴勤生 倪克屏 王逸之
蔡起贤

规划委员会

主 任：刘 峰

副主任：陈喜臣 黄福永 陈德鸿 杜经国

委 员：陈历明 隗 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杜经国

副主任：黄赞发 杨方笙 陈历明 隗 芾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赵春晨 郭马风

黄 挺 黄绮文 蔡仰颜

主办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

永远荣誉会长：谢慧如 陈伟南
荣 誉 会 长：陈大河 郑土彦 詹培忠
名 誉 会 长：李景河 吴文宁 陈经纬 彭电武
詹伟山
名 誉 理 事：许哲铭 郭国英 黄玉莲 陈合春
王得毅 陈厚宝
会 长：刘 峰
副 会 长：吴勤生
理 事：（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伟斌 马友光 方木宏 方壮彬
刘幸福 孙振明 麦友直 杜培铮
李福光 沈冰虹 陈 纤 陈作宏
陈武忠 罗 炼 郭以宁 黄绍生
曾桂清 谢秋城 詹友生 蔡松涛

编者前言

一九九二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与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一套有关潮汕历史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定名为《潮汕文库》，内容包括“潮汕历史文献丛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潮汕历史文化资料丛编”等十一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或专题。吴南生同志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特地为“文库”写了一篇序言，给予鼓励和支持。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编委会感到原先的计划过于广泛，不易安排，决定将《潮汕文库》的内容分流为三：1. 《潮汕文库》，主要收进潮汕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本和一部分基础性学术专著；2. 《潮汕历史文化丛书》，主要收进专题论著文集和资料汇编；3. 《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组织出版一批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普及读物。

《潮汕历史文化丛书》与《潮汕文库》分流，但编辑宗旨并无变化。因此，吴南生同志为《潮汕文库》所写的“序言”也作为这套丛书的序言。

一九九五年一月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常回忆着三十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整理啊！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

一九九一年九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或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陶瓷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的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加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或记载、记述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但得以完整保存的也不算多。这将给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现存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一九五六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个剧种的。当梅先生等全团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澜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八年，即一九六四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編集”的《新刻增补全象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一九五八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嘉靖年间戏曲手钞本《蔡伯皆（喈）》（即《琵琶记》），戏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一

四三一年、一四三二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于广州

序

杨方笙

蔡起贤同志撰作的《缶庵论潮文集》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我与蔡老多年同事，每逢遇到研究问题上的疑难，都向他请教，总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而我们的交谊实在师友之间。际此书出版的机会，我想将蔡老的治学过程、治学特点以及他撰写这一批文章的缘起命意，尽我所知，向读者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蔡老，名起贤，后号缶庵，出生于潮安县一个穷僻的小村落，到1929年12岁才有机会进新式小学。校长曾晦之先生，同盟会会员，曾在上海与胡汉民、叶楚伦、章太炎等共同从事旧民主革命，其先还参加过丁未黄冈起义。20年代末期他回潮汕任《大岭东民国日报》主笔，兼任小学校长。曾先生对蔡起贤这个纯朴好学的学生很是厚爱，经常命他为自己抄录文章或摘录资料，闲时还喜谈潮汕民俗掌故，在少年时期的蔡老心中播下了关心地方文化的种子。

1933年秋，蔡老考进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5年改名为韩山师范学校），对他后来的成长是个极重要的阶段。教师中的詹安泰先生，字祝南，饶平新丰人，精于词学，与国内著名词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胡光炜、曹缙衡、李冰若、卢冀野等人都有学术交往。蔡老从詹先生学词，成为他的亲密弟子。那时詹先生住在城里胶柏街。蔡老除上课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去老师家请教，读詹先生的藏书。詹先生与师友讨论学

术问题的书札，也常给蔡老阅读；凡蔡老看不懂的地方，便不厌其烦地为之疏解。当时学术界风气不错，学人们大多具有实事求是、共同切磋、相与为善的精神。如有友人指出詹先生的词好用僻典，恐蒙“狐穴诗人”之讥，詹先生便虚心接纳，从而删汰。詹先生也曾指出夏承焘教授悼亡友谢玉岑《减兰》词有“哀而伤”之感，也获得夏教授首肯。在老一辈学者词人的言传身教下，蔡老不但学到许多宝贵的知识，词艺由此精进，还学到了勇于探索沈潜坚实的学风。1937年詹先生第一本词集《无庵词》出版，原稿由蔡老为之“摹抄成册”；1938年詹先生应聘为中山大学教授，临行前将历年讲稿三巨册及《词学季刊》汇订本留赠蔡老，师生间仍然函信不绝。除詹先生外，潮州还有石铭吾、王显诏、许伟余、丘玉麟等或精于文学或精于艺事的老师，对蔡老都给以关怀扶掖，在他身上留下较大影响。

蔡老20岁时，经詹先生介绍与饶宗颐先生缔交，得以借阅饶宅丰富的藏书。饶先生此时家居著作，与蔡老时常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使蔡老进一步掌握到不少治学门径和方法。

蔡老于韩师毕业后，潮汕大部已为日军盘据。由于父亲南洋来的汇款断绝，他没有法子去大学深造，只得留在母校工作。1939年5月，韩师迁到揭阳古沟。蔡老在乡居避难期间，有机会遍览学校图书馆藏书。同事许伟余先生很有学问，虽然不治地方掌故，但亲自经历了清末科举时代及民初许多事件，见闻甚博，蔡老在涉及地方史事时便常去请他点拨印证。24岁时蔡老以平日钻研所得撰成《词人秦淮海》一书，这是对傅东华有关秦少游研究的驳议。书稿寄与中山大学詹安泰先生，认为有问世价值。可惜后来因避日军侵犯，中大辗转迁徙，这书稿连同詹先生的稿件文籍一概皆沦于兵火。

潮汕沦陷后，饶宗颐先生也从广西回籍寄居揭阳，为揭阳县当局聘为文献会主任。饶先生邀蔡老兼任文献会委员，使他又得专注于地方文史的研究。此时蔡老曾撰文指出揭阳大娘岗的秦少游墓为后人仿建，考定林德侯先生坐实其为秦氏墓之误，并指出说秦亨为少游幼子、曾作过潮阳县令之说不可信。该文掲載于揭阳《文献》第一期，可见蔡老忠于史实、详考细勘之功力，可惜这篇文章现时已难以找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饶宗颐先生于1946年被广东五区专员聘为潮州修志会主任，主持纂修新的《潮州志》。饶先生邀蔡老为修志会秘书，与林德侯两人共同筹办开馆之事。饶先生还邀集吴珏、方达聪、刘陶天、林适民、杨金书等人担任分纂，他们都是潮汕学有根底的专家，可谓极一时之选。此时蔡老已受聘到汕头一中教书，但对修志仍竭心殚力，《志》中《大事志》部分用提纲旁注法，其发凡起例实出自蔡老，而由吴珏先生修订使其完善。由于种种原因，该志未能按计划完竣，未成之志目尚有“山川”、“古迹”等15个，留下一大遗憾。这段时期蔡老还撰写《太平天国北征将领林凤祥》一文，驳正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叙林凤祥籍贯的错误，还具体详考了林凤祥的身世及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经过。此文后来刊于全国性刊物《历史研究》，为治太平天国史者所称许。

建国后，蔡老继续在汕头一中任教，后还兼任教导处副主任、主任，襄助张华云校长实行教育改革。1957年反右，蔡老不幸遭到错划，从此养家活命犹感不暇，停笔住读竟达20年之久。1966年蔡老从英德农场被遣回原籍，接着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藏书、文稿以及珍藏20年的詹安泰先生书札和手书词笺诗笺等，全被抄走。同罹恶运的詹先生则于1967年4月含

恨离开了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前错案得到纠正。蔡老先后出任汕头市教师进修学院、汕头教育学院教职。课余重修旧业，已有时不我与之感。尽管如此，蔡老或徇学术刊物之请，或应学术团体之邀，仍然陆续撰写了一批考据短文和专论，受到汕头文史界的推重。他前后两届被选为市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起又连任市政协岭海诗社副社长。

收入本集的《“潮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影响》一文，为研究潮汕近现代学术源流者所宜注意。蔡老在文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盛行的朴学风气，经过陈澧主讲广州学海堂而行于岭南。潮属大埔温仲和为陈澧高第弟子。1894年温先生莅潮州金山书院讲训诂学，后任山长。1903年书院改学堂，复为总教习。在他多年的传授熏陶下，潮汕遂隐然出现以温丹铭及饶锬、饶宗颐父子等学人为代表、以考据地方文史起步再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为治学特点的“潮州学派”。证之梁启超所说“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七节），又说朴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潮州学者莫不循此途径，可见蔡老的说法是坚实可信的。可以归入这一学派的尚有翁辉东、刘声绎、吴珏等人，可惜他们都先后辞世。目前健在者在海外为饶宗颐先生，他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研治方面甚广，已不是清代朴学所能包容范围，在潮汕本地我认为蔡老堪称此派之后殿。值得惋惜的是：蔡老虽然有幸获得师友的扶助，却无法获得时代、社会的恩宠。贫困、战乱、失学以及建国后许多人为的灾难，使他不能尽其所学与充分用其所长；待到三中全会之后，雨晴天霁，他已渐入古稀之

年，虽奋蹄不息而已难与幼驹同聘。也因为这样，蔡老在逆境中“困而能学”的精神，我认为应当成为我们尤其是年青一代学者的榜样。

本集收入蔡老10年来所撰“论潮文章”共27篇，其命题作意及各篇一些特点，试就个人理解略加论说如次：

一、属于文化溯源性质的，有《论韩愈的“道”与大颠的“理”》、《陈尧佐与潮州》、《苏轼与吴复古交游事迹考》诸篇。这些文章通过翔实的史实，阐明中原文化如何以一些著名人物为中介，逐步传入潮州并对潮州文化产生影响。其中《论韩愈的“道”与大颠的“理”》一文，采用长编考异的方法，从探求韩愈所谓“道”与大颠所谓“理”的实际内容入手，以证明韩愈实在是“以儒为体，以佛道为用”，而属于佛教新禅宗的大颠，思想也已向儒家靠拢。他们间存在某种共同语言，并不是势同冰炭。这就说明韩愈见大颠并非什么值得骇怪的事，后人有关韩愈皈依佛或大颠服儒的聚讼都是无谓的。

二、属于表彰前贤性质的，有《韩愈第一部文集的编者——赵德》、《潮州人的第一部医学著作》、《读〈稽愆集〉》、《潮州的复社成员蔡承瑚》、《康长庆的抗法事迹考》诸篇。第一篇着重考证赵德非同后来考试出身的进士，第二篇肯定刘昉《幼幼新书》在我国医学上的地位，虽然此后有些学者就此作出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蔡老却是始发此义者。《读〈稽愆集〉》指出该集存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借此可以研究翁万达一生的历史和行事，可作为翁万达全集的提要读。蔡承瑚是潮州参加全国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集社——复社的突出人物，其事迹较少为人所知，蔡老特表而出之。《康长庆的变法事迹考》表彰了一位潮籍的抗法民族英雄，福建马尾政协同志读后非常高兴，拟将这

段史事补充收入该地抗法战争纪念馆。

三、属于地方学术、文艺研究的，有《“潮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影响》、《金山书楼与藏书》、《论潮州的古典诗歌》、《曹宗的诗》、《何如璋〈使东杂咏〉诗述议》、《潮州剧话》诸篇。论潮州学派一文谈及近现代潮州学术界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以前还无人提出过。蔡老按迹寻踪地予以揭示，持说坚实可信。谈金山书楼的一篇指出此楼藏书的由来，平日蔡老也称它堪与丁日昌的持静斋藏书媲美，可见旧时潮州文化的档次是较高的。《论潮州的古典诗歌》为蔡老又一篇材料丰富、论证详密的专论，借此可以窥见潮州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对其中某些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艺术成就及其社会意义，也都精当地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最好与蔡老于1989年选注的《前贤诗萃》（编进《潮汕风采文丛》卷七，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合参齐读，方有相互印证之妙。介绍《使东杂咏》一文不但能帮助我们认识何如璋其人其诗，还能从中见出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深广程度。

四、属于史实辩正性质的有《潮州掌故杂考》、《韩愈〈白鹦鹉赋〉石刻稽疑》、《中离书院与薛侃其人》、《椎结戏剧考辨》诸篇。《白鹦鹉赋》刻石早已有人考出非韩愈所书，但引证尚不坚实。蔡老根据新发现的《曹娥碑》韩愈真迹及前人未引的材料进一步证伪，使旧说陷于破产。薛侃所辟中离书院故址在今桑浦山麓的中离洞、白云岩一带，许多人张冠李戴，误将中离溪畔的宗山书院认作中离书院，故予辩正。《椎结戏剧考辨》纠正了肖遥天先生一个旧说之误。有些写潮剧史的同志每引肖说作为改良潮剧的根据，由此不得不加以澄清。

还有些文章，如《从三山神的历史说起》是属于民俗及民

间崇拜研究的。蔡老在文中第一次论证三山神与韩愈所祭界石神的关系，指出三山神实为潮州的社神。这一说法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已有人引用了这种观点。

其他一些文章在此无法一一叙列，我认为蔡老立说的特点是言必有据，持必有故，将观点牢牢建筑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既不一意标新，又不专鹜立异，而新见胜义，时时涌出。学习他这种踏踏实实的治学功夫，将可以医治我们一些人浮泛虚矫的毛病。

大约 50 年前，许伟余先生为蔡老《砂邨词》题诗有云：“……风雅今益衰，如火将燬熄。老辈日就凋，后生轨别辟。肩兹传薪任，时哉兹谓亟。蔡子尚勉旃，探源穷登陟。兹道再辉煌，岂伊异人责。”如今看来，在解放前后数十年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蔡老实已尽到某种“传薪”的责任。在此我衷心祝愿蔡老既寿且康，为“兹道再辉煌”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3 年 8 月